

回乡散记

◎杨德坤(河南平顶山)

五一假期,天气很应景,浙浙沥沥下了一场辞春迎夏的雨,雨润风清促万物生发,地里的麦苗喝饱了水,且惜时光、且育希望,噌噌拔节向“夏”,“谷”作气生长。

城里人都在着急忙慌地列行程,算时间外出旅游,像是要挣脱某种藩篱,乌泱泱堵在道路上、挤在景区里。微信好友“蓝色火焰”被困在通往一个景区的高速路上动弹不得,拨通我的电话闲聊,“谁不知道最美的旅行是回家、最好的风景是父母,真羡慕你能回老家。”我这才意识到,像他这样的城里人,被迫出游也是无奈:父母不在了,老家也就不在了,正所谓“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”。他们不过是一群回不去老家的“可怜人”罢了。

索性,我没去赶假期出游这个时兴,选择一个傍晚,悄没声地回趟老家。山沟里走出来的泥腿娃,假期最佳的打开方式就是回老家。沿着山路匆匆切切前行,心情放松了,沿途便都是风景,沟壑山峦如丝线,串起并翻阅曾经发生的一页页往事,这里曾经一起“牧童放歌”、那里曾经当过“追风少年”,也会在不经意间睹物思人,期待在某个熟悉的村口街角遇见那个记忆里青涩纯真的她(他)。

父母一天天老去,势必会加快游子回家的步伐。异乡的锦衣玉食比不得母亲扣在锅里的粗茶淡饭;外边风景如画,比不得与亲邻闲坐树下话桑麻。

只是不敢奢望再回到从前:过去的乡邻四舍,端着一碗饭能转悠半截儿庄子,“饭局”上,你夹我一筷子菜,我尝你一勺汤,家长里短、咸淡之间,是质朴心灵的糅合,也是烟火亲情的延续。现在,家家户户盖新居总要垒起院子,把各自的贫富、美丑、悲喜捂盖得严严实实,亲戚邻居隔着两堵厚厚的水泥墙,连灶火里的油盐酱香都飘不进来、飘不过去,亲情和香气一样,白白顺着烟囱散了、淡了——心远了,也会像城里的那些个邻居一样陌生的。

亲戚朋友是要经常走动的,亲戚越走动越亲,朋友越走动越近。老家房檐下一窝新燕衔泥归来,荣婶家门前的喜鹊在树杈上踩背报喜、添了小孙孙,二叔家的两只母鸡都抱窝了……这比搞新闻的我所遇到的每一个素材都鲜活、生动、亲切,而我也想和他们分享近一段走过的“平凡之路”。我逐一敲门,到他们家院子里转一转、站一站,东一句西一句聊家常,拉近距离、延续亲情;哪怕逗逗狗、撸撸猫,至少下一次相见,它们不会朝我狂吠不止。

过去总说“回家,就是一场熟悉的旅行”。而今到了一定年纪,再回头细品这句话,才渐渐懂了其中的含义,累了倦了、伤了喜了,老家是心灵的归宿。在外待久的人,都渴望回到老家,歇歇脚、静静心,在疾速奔跑的间隙,等一等灵魂。

又是一个夏天,天气炎热,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。楼下邻居家的小花园里种了几株小刀红,学名凤仙花,红艳艳的花朵绽放着,十分惹眼。看着那花,我不禁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个暑假。

那时我还上小学,暑假期间父母工作忙,就把我送到姥姥家。那是一栋两层小楼,有个院子,里面种了些花草和蔬菜,还有爬架子的丝瓜和葡萄。那儿是我的“小天地”。

清晨,太阳升起,照得整个屋子亮堂堂的。姥姥很早来唤醒我,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,听见姥姥说:“走,咱快去喝豆腐脑,一会儿就来不及了。”她微笑着,眼睛弯弯的。我猛地坐起,一下子不瞌睡了,踩着拖鞋就往外走,

“豆腐脑可不能错过”,我心想。我们坐在早餐店门口的桌子旁,桌上摆着两碗豆腐脑,鲜嫩洁白的豆腐和碧绿的芹菜丁,再配上香浓的汤和花生碎,好吃得不得了。一碗下肚,我咂咂嘴,回味着那味道,真想再来一碗。

阳光更强烈了,地板被晒得滚烫,几只鸟喳喳地叫着飞到树荫下。我正吃着西瓜,看见姥姥从仓库回来了。她穿着碎花上衣和黑色裤子,手里提着一个竹篮,拉着我来到院子里。靠墙的地方种着一排小刀红,那花瓣像血一样红,碧绿的叶子向两边舒展。姥姥用手拨开叶片,摘下一朵完整的花,放进篮子。“来,你也试试。”姥姥鼓励我。我俩一起摘花,一会儿就摘了一篮子,姥姥把花摊匀铺在地上。她擦着额头的汗,抬眼对我说:“好了,咱们晚上再来收。”那眼神十分温柔。

夜晚的天空是深邃的,挂着一轮皎洁的圆月,星星在夜空中若隐若现。我坐在床头,姥姥先把捣好的花瓣揉成一团,均匀地铺在我的指甲上,接着用剪成条状的塑料袋包上,最后用棉线缠好。屋子里很安静,能听到外面的虫鸣。包好后,姥姥把我抱上床,盖好被子,揉了揉我的头发,温柔地说:“睡吧,明天一早就染好了。”眼神中带着几分宠溺。

日升日落,快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,真怀念那个夏天,怀念和姥姥待在一起的日子。

回家看看

◎侯旭东(河南平顶山)

一早醒来,收拾客厅和卧室,以迎接住院四个月的媳妇儿。她今天出院回家。

叫媳妇儿,是得了小兄弟的启发,我听他电话里叫媳妇儿,微信来电设置也叫媳妇儿,手机屏保是两个人手扣在一起的照片。我没那样的照片,屏保是出厂设置的。但是,媳妇儿是自己的,我知道她叫什么就行,儿子也知道叫她妈就行。

媳妇儿不在家的日子,天天将就着过,很少做饭。起初两个月早上还做鸡蛋稀饭什么的送去,中午炖些滋养的汤汤水水。后来两个月的饭基本上是她自己在医院解决的。

媳妇儿腰椎关节受伤严重,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,我专门给她请了护工。中午医院没地方休息,我便去附近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休息一会儿,以便就近返回医院。从白雪皑皑的冬天到春暖花开的春天,日出日落,月盈月亏,再回首,白雪飘过,枯叶落过,桃花灿烂过,柳叶鹅黄而青葱,鱼儿逆流而跃进,所有的期望如春笋拔节的脆响,所有的向往如鸟儿在空中向上飞翔。

有你真好

◎张鸿雨(河南平顶山)

知道涛哥其人已十多年,但真正熟悉、了解不到五年。自从第一次接触后,我就一直有“美言”他的想法,迫于时间一直没写。

涛哥姓姜名涛,是摄影记者。之前,由于工作分工不同,只是纸上“见面”,偶有电话联系,私交甚少。2019年,我到郟县工作,当年12月1日,郑渝铁路郑襄段通车。“平顶山即将进入高铁新时代”,全民欢欣鼓舞,为顺应民声,我们策划了系列专题报道,他负责拍摄,我承担文字。

按照约定地点、时间见了面,我们简单寒暄几句便投入采访。当时正是冬季,从广场到站房,又到站台,继而到道轨。每到一处,他都端着相机左瞄右看、上下打量,话很少,观察很投入,工作甚是严谨。一会儿坐在站台冷冰冰的花岗岩上,一会儿趴在凉丝丝的铁轨上,一会又凝神思索,他的努力忘我让我深受感动,钦佩油然而生。

11点左右拍摄结束,原打算中午一起吃碗饸饹面,“工作都很忙,你继续忙你的,我不打扰了,以后有机会再吃。”涛哥婉拒,只好说再见。几天后,高铁新闻陆续刊发,一张张角度独特、选景优美、大气雅气的照片让人眼前一亮。遗憾的是,不久疫情来临,那碗饸饹面一直没一起吃。

今春,“非遗”系列报道使我终于有机会再度与涛哥合作。心想,总算可以补上那碗饸饹面了。

我们约定上午9点在郟县集合,一起去采访手工刀具制作,他8点20分从市区出发即可。但担心

立夏的第三天,媳妇儿可以出院了。

钢筋水泥的城市,居家清洁虽不需要洒扫庭除,但也得把地板弄净,把物什摆放整齐,把厚衣服收藏,把夏衣找出来洗净。

居室大小,柜子太少。儿子长大后,我柜子就归他了,他的衣服比我的还多。以后,我的世界将是儿子的了,心中有欢喜,以至于我时常愣愣地望着他,笑而不语。他会说:“又咋了!爹。”

所以,接媳妇儿回家的事归儿子去办。

说话间,儿子已洗漱完毕,去医院了。我打电话请示媳妇儿,中午想吃什么,我在家里做,她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,不让她做。

那我干什么呢?双手环抱,微俯老腰,对窗外鸣叫的小鸟说:“咱家老大回来了,以后常回家看看哟。”

时间短拍不好,7点20分他发微信给我:出发了。比计划提前一小时!其敬业、勤奋又一次让我肃然起敬。

路上,我们商讨拍摄内容,他又趁机跟我分享了几十年的摄影知识与经验,让我受益匪浅。

进入厂区,他并没有直接拿着相机开拍,而是详细了解生产工艺和流程,听师傅们讲解时,认真得简直像小学生。

“这些设备我都会用,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。”“想拍啥就拍啥,拍不好我们中午不下班。”涛哥的真心和虚心打动了很多师傅。每一个场景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细节,他都换几个角度,拍了好多张。

车间内,锻打、开刃、淬火、打磨等处油渍相对多,但为了拍出好照片,涛哥全然不顾。不到10分钟,T恤衫上就沾满了灰尘和油渍,拍到兴奋处,他径直坐在地上,裤子上的灰一层擦一层。

尤其是开刃处,用的是高速旋转的砂岩,旋转过后,铁粉水沙向前飞出。为了拍好画面,他左脚蹬着墙,右腿半蹲,一蹲就是几分钟,照片效果臻乎完美,他的衣服和脸上却沾满了泥沙。

“衣服脏了可以洗,但现场不可再造。我们拍的不只是一张简单的照片,更要展现师傅的工匠精神,把他们精益求精的风貌记录下来,让平顶山的‘非遗’美名远播,既然干了,就努力干好吧。”涛哥淡淡地说。

采访结束好多天了,涛哥的“努力干好”一直在我耳边回荡。正是有了无数个像涛哥一样默默无闻,又“努力干好”的劳动者,我们的生活才蒸蒸日上,我们的美好蓝图才会变成现实。

我想说,涛哥,有你真好。

怀念夏天

◎谢林含(河南平顶山)

